

孙小美
de花园

流石滩的生存法则

□孙小美

宁波进入了三伏天,副热带高压控制了这一片地区,长达一两个月的酷暑让人难熬。苦度炎夏、离不开空调的人们,比如我,渴望去一个凉爽舒服的地方度假避暑。而此时的高原,正是一年中最为舒适宜人的季节,凉爽如春秋,百花盛开,遍地花海。而且,在高原上,还有一些神秘的地方,那里有不少奇葩植物值得探寻。



流石滩上的囊距紫堇

初爬流石滩饱受折磨

去过高原的人,一定对高耸巍峨的雪山印象深刻:动辄四五千米海拔,山峰上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,即使在盛夏时节,这里都能随时刮风下雨,寒冷如冬日。这里是动植物的禁区,是地球上最高的屋脊,我等凡人,在山下仰望着这圣洁的雪山,想着若没有缆车公路,此生都无法抵达如此的高度。

随着季节的变化、温度的升高,海拔较低处的雪开始融化,雪线也慢慢移高,有些雪山的积雪全部融化了,布满了嶙峋的岩石、大小不一碎石的山地裸露出来。在高山雪线和高山植被之间,被各种砾石覆盖的不毛之地,就是去年夏天我们滇西北之行的终极目的地——高山流石滩。

车子从香格里拉出发,驶入滇藏线,走过险峻高耸的金沙江两岸,在山路上一路盘旋向上,海拔也渐渐升高。慢慢地,植物由墨绿的

针叶林变成了低矮的草甸灌丛,海拔也上升到了4000米以上。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流石滩脚下,向在山路上采贝母的藏民询问了上山路线后,我们摩拳擦掌,兴奋地跃跃欲试,喝了一罐功能性饮料就向流石滩进发了。然而这注定是一次鲁莽的行动,我们选择的山坡过于陡峭,如影随形的高原缺氧状况让我们向上爬几步就喘个不停。四五十度的坡度,让大小不等的砾石都松动难走,往往走一步滑下半步,还要当心脚下的石头不要滚落到身后的队员身上。而且,坡度越陡,水分越难保存,所以植物更加稀少。唯一的好消息是,由于高原夏天雨季推迟,传说中流石滩行踪不定,突如其来的降雨并没有来到,想象中在流石滩上被冻雨淋得瑟瑟发抖的景象,结果变成了被强烈的白花花的高原阳光直射暴晒。

脚下的陡坡都是由被

寒冻和强烈风化形成的砾石,四周是裸露的奇形怪状的嶙峋山岩,好像科幻电影里的火星表面。没有动物,也鲜少植物,更看不到其他人。即使是白天,这里也一片寂静,只有风吹过引起一点点空气的涟漪。我仿佛已经离开了地球,来到了一片死寂的外星球。这里是许多人一辈子都不曾到达的地方、不曾看过的奇特地貌。一步一挪,慢慢地往上爬,也不知道爬了多久,实在没

有力气再往上了,我看了看手机,止步于海拔4600米的高度。

然而我不知道的是,走下来才是最难的。面对这么陡峭的坡,再加上松动的流石,我只能连滚带爬往下走,虽说车子就在脚下看似很近的地方,却怎么也走不到。也不知道跌了几次,滚了几次,膝盖已经开始生疼,内心几近崩溃。及至走到山脚,膝盖已经疼得弯不起来,欲哭无泪。



艰难行走在流石滩。

如外星生物般的植物

当晚回到宾馆,发誓明天就坐在车上,哪都不走了。然而第二天车子开到雪山垭口,看着不远处的雪山和流石滩,又脚痒痒不由自主地往上爬了。这一次终于走对了路,坡度明显缓和许多,跟前一天相比简直就像平路,不过前一天体力消耗过大,我有些轻微高原反应,出现了犯困嗜睡的状况,与疲劳和缺氧做着斗争,一边犯困一边慢慢往上爬。这里的植被相对丰富多

了,许多梦寐以求的流石滩植物终于出现了,虽然还是辛苦地喘气攀爬,但是心情愉悦,艰难地趴下站起忙碌拍植物。

说到这里,大家可能都好奇了,这流石滩上的植物究竟有多大魅力,让我这样魂牵梦萦,二上雪山?这里乍看一片荒凉,寸草不生,仔细寻找,就会发现藏匿在其间的一个个奇葩“怪物”。

流石滩上生存环境恶劣:高寒、暴晒、强风,土壤贫瘠。天气骤变,风雨来临时,顿时像进入冬季,阳光照射时又是紫外线非常强。由于太寒冷,每年留给植物们生长开花的时间极其短

暂,一年中适于生长的时间只有三四个月。为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繁殖,流石滩上的植物们都演化出比较“另类”的模样。

高山强烈的紫外线对植物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,再加上强风等因素,这里的植物都比较矮小。许多还生成了垫状结构,植物的茎极度缩短,叶片紧密地聚生在一起,每个个体都紧密聚集在一起,形成了半球形的形状,远远看起来,就像大脑构造般奇异,简直不像地球生物。这样的结构,便于植株一起抱团取暖,可以更好地适应高寒低温和水分稀少的环境,另外也可以富集水分及土壤营养物质在其周围,改良小环境,为其他植物的生长发育提供适宜的微环境,成为难得的“苗床”。

为了御寒,许多流石滩植物也像人类一样,穿起了毛毛大衣:它们的叶片和苞片上都布满了浓密的绒毛,

并紧密地围绕在花序边上。比如在流石滩上最萌的水母雪兔子,浑身毛茸茸的,就像一只毛绒玩具。这样的毛毛大衣,可以为花朵保暖,同时又可以起到防水和反射瞬间极端强烈辐射的作用,还能吸引传粉昆虫过来避寒兼授粉。这简直就是完美的发明,让我们感叹植物的大智慧,而扭连钱的毛毛叶片和苞片更是上下紧密覆盖,像一个个贝壳一样,把花朵包裹在期间,制造出一个温暖舒适的温室来。

为了防止本就稀少的叶片被流石滩上的动物们吃掉,一些植物运用拟态,将自己的叶片伪装成石头样子。比如囊距紫堇、半荷包紫堇的叶片长得肥厚灰白,乍一看跟边上的砾石混为一体,完全分不出来。然而当它们开出湛蓝粉紫的花朵时,这一切伪装都不管用了。

高山流石滩,就像外星球一般荒凉奇异,而生长在其间的植物,更是长着外星生物般的奇特模样。它们隐藏在流石间,发现它们就像玩“找你妹”的游戏。它们一个个长成了“矮肥圆”的呆萌模样,让第一次见到的人惊异着迷。这里体现了流石滩的生存法则,同时也是流石滩的魅力所在。

乌镇随想

□朱雪良

乌镇,在浙江嘉兴桐乡。这点首先得声明。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乌镇地处哪里,更不晓得乌镇属于什么县市。还记得去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前夕,一些媒体乱点鸳鸯谱,有的把乌镇划到了桐庐,有的把乌镇搬到了湖州,有的把乌镇说成了义乌……这样的事,真是啼笑皆非。

从古镇拆迁、旅游开发开始到现在,乌镇在十六七年时间内迅速崛起,享誉海内外,这条发展之路确实值得总结和深思。

还记得,我在读高中时,大概1999年左右吧,桐乡市政府就着手保护性开发乌镇。当时的乌镇还是一块璞玉,各方面基础设施有待提升。记得当时有位来自乌镇的同学说过一句话:乌镇到,车子跳。这就足以看出实施旅游开发前乌镇的环境了。

随着乌镇知名度、美誉度的不断提高,也有人用三个字来形容她:很乌镇。近年来,乌镇正大踏步地走在“镇区景区化,景区全域化”这条特色发展之路上,且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。一个“很”字,就高度浓缩了乌镇之独特,充分展现了乌镇之影响。

到乌镇旅游的人越来越多。走进现在的乌镇,呈现在你眼前的是别样的古镇风范:白墙黛瓦,古风扑面,尽显明清风情;河流纵横,小船悠悠,一派江南格调。这里,文史千年,人杰地灵,有你熟知的茅盾、木心,也有都市人梦寐以求的慢生活。

据了解,今后,乌镇除了现有东栅、西栅和乌村景区外,整个镇区以及镇区周边有条件开发的村落,都将成为新景区。这些新景区通过高水准规划,将与现有景区形成资源优势互补,从而使乌镇这块宝地焕发出更多新的生机。

我几个高中同学都是桐乡本地人,乌镇也去过多次,但是每次去都有新感觉。记得去年中秋期间,与七八个同学共游乌镇,我回家后还心潮澎湃地作了一首诗,名曰《夜游乌镇》:“远看古城披晚霞,近听船橹语人家。风情十里真如梦,恍入桃源无畔涯。”

如今的乌镇,是世界的乌镇。